

从陶釜看马家浜文化时空变迁

宋 建

1959年在浙江嘉兴发现了马家浜遗址，在较长时间一直归入青莲岗文化体系内。1975和1977年，吴汝祚先生和夏鼐先生先后提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和稍后一段时间，学术界就长江下游和中国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展开深入讨论。随后，环太湖地区逐渐从大一统的青莲岗文化分离，马家浜文化得以确立。但是在很长时期马家浜文化的发掘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太湖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了解很少，资料积累和研究课题极不平衡。新世纪初，江苏在太湖西部地区发掘了多处遗址，从而使马家浜文化的研究领域和层次大为改观^{〔1〕}。

马家浜文化分布区内事实上存在不同的文化面貌。马家浜文化的陶釜有多种不同的形制，但特别能够显示其形态特征的是平底釜和圜底釜两类，这两类釜又可以各自细分为筒形深腹和斜弧腹等。如果粗略区分它们的空间分布，太湖西部地区为平底釜或以平底釜为主，东部地区为圜底釜或以圜底釜为主。埋葬习俗也有所不同。墓葬方向最常见的是以向北为主和以向东为主。太湖西部地区流行东向，东部地区流行北向。埋葬方式最常见的是俯身葬和仰身葬。太湖西部地区仰身葬比较多，东部地区俯身葬多。但在一些遗址这两种葬式共存，或者还有其他葬式。如江苏昆山绰墩遗址1999~2003年共发掘马家浜文化墓葬29座，头向以北为主，有的偏东或偏西。葬式多样，其中仰身15座，俯身7座，侧身1座，二次葬1座，不清者5座。陶釜和埋葬方式的流行区域缺乏完全的一致性，如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流行平底釜，也流行俯身葬，头向以北为主，有的偏东。

由于太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因此有学者提出，东部地区仍然叫马家浜文化，西部地区新命名为骆驼墩文化或祁头山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太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可以看做是马家浜文化内的两个不同类型。最近有学者根据马家浜文化早期和晚期的差异，分别称为不同类型，如将西部地区的早期文化叫骆驼墩—吴家埠类型，晚期文化叫西溪—神墩晚期类型。

马家浜文化除了在太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细分还有更多

作者：宋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先秦考古。

上海市人民大道201号，200002。

的地域性差异，这成为以往将马家浜文化分为多个不同类型的依据。苏秉琦先生用了“马家浜诸文化”这样一个特殊名称表述，“马家浜诸文化”是“一条板凳上的兄弟”^[2]。考古学文化的区分和一个考古学文化内不同类型的区分，是区系类型或文化谱系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俞伟超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并由此设问了三个问题：“划分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否应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划分标准当然是不一样的，不同层次的空间范围又当然是从大而小的，但一个空间范围最大的层次，应当以什么标准为其界限呢（如果没有控制界限的标准，人类所到之处，皆可划归同一文化）？”^[3]当苏秉琦先生说“一条板凳上的兄弟”的时候还没有太湖西部的一系列发现，即使在西部地区有一些发现，也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太湖西部的马家浜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是否在同一条板凳上？“同一条板凳”和“诸文化”是否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苏秉琦先生和俞伟超先生所论对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深入研究考古学区系类型与文化谱系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007年12月15~16日在江苏常州和江阴召开的“环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时期古文化研讨会”上，我就马家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设问：“马家浜文化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这种区别（指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区别）是一直存在的，还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与考古学文化的层次同等重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比较太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文化遗存的年代。现在我将这一比较的切入点放在太湖北部的三个遗址：张家港东山村、江阴祁头山和无锡彭祖墩，这里可能比较接近于太湖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分界线。祁头山遗址一共发掘了132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大多数墓葬随葬陶釜，一墓只有一件。据发掘报告的附表四，共有85件陶釜，在“结语”中说有73件，而区分型、亚型的总数是63件。这63件陶釜中，平底釜55件，圜底釜8件。祁头山基本体现了太湖西部地区的文化特征。132座马家浜文化墓葬中，层位最早的是⑩a层下，最晚的是②层下。从⑩a至②层下，几乎所有层位的墓葬都有平底釜。圜底釜只有1件出自⑥层下墓葬，7件出自②层下墓葬。显而易见，祁头山先民比较认同圜底釜的时间是在墓地最晚时期。

东山村遗址在祁头山以东仅7公里。发表材料中能够确定陶釜底部的都是圜底釜。但有一件陶釜的上部值得注意，就是A I式釜（T3⑧：1），斜直口。直口或斜直口在平底釜中很常见，而在圜底釜中比较少见，从草鞋山遗址可以看到直口、斜直口圜底釜的完整形制。根据东山村报告的分期，马家浜文化分为五期，A I式釜所在层位为第一期，而多数确认的圜底釜都为第四期。

无锡彭祖墩遗址在东山村遗址南。出土了许多陶釜，如果根据陶釜底部可以分为折角平底、圆角平底和圜底。根据发掘报告所公布材料，第一期有折角平底釜19件，第二期有折角平底釜7件、圆角平底釜36件、圜底釜11件。参考不同底部陶釜的数量，彭祖墩遗址第一期以折角平底陶釜为主，没有确认的圜底釜；第二期三种不同形态器底的陶釜并存。

彭祖墩和东山村一线是目前在太湖北部发现平底釜最靠东的地点。总的看来在太湖北部的东、西部地区交界处，平底釜的出现早于圜底釜，圜底釜出现后两种釜共存。在炊器类，圜底逐渐取代平底应该是大趋势。

太湖西部是平底釜的发源地。宜兴骆驼墩遗址于 2002 年结束的发掘，发现了房址、墓葬、祭祀遗迹等。陶釜的整体形态可以区分，但都以平底为基本特征，绝对不见圜底釜，甚至不见任何圜底器。宜兴西溪遗址 2003 年发现了不同形式的建筑遗存、墓葬和祭祀遗迹等，陶器以平底器为主，不见一般意义上的圜底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遗址的晚期阶段，圜底身形的鼎和平底身形的鼎共存。溧阳神墩遗址在其晚期阶段，也出现同西溪相同的两类不同身形的鼎。

圜底釜的原生地在哪里？太湖南部偏东的桐乡罗家角遗址值得关注。罗家角的陶釜分为三类，带脊釜、圆弧腹腰沿釜和斜直腹腰沿釜，前两类釜为圜底，后者为平底。斜直腹平底腰沿釜与发源于太湖西部的釜同属一类，罗家角是目前所见这类陶釜在太湖南部分布的最靠东的地域了。罗家角的带脊釜同河姆渡文化关系密切。从陶釜看，以罗家角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因素组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处于文化边缘区域的混合体，缺乏深厚久远的当地传统。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化却充满了创造性的活力，很可能就是新文化因素的诞生地，圜底和斜直腹筒形身的结合形成了陶釜新的形态。

这里稍显粗略地将马家浜文化分为早期与晚期。太湖西部是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以骆驼墩和西溪为代表。这个地区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持续性地平稳发展，比较长期保持延续性的文化面貌，文化心态相对单纯而保守。除了太湖西部外，早期的马家浜文化还分布在太湖北部和南部，这两片区域的开始年代应该略晚于太湖西部。这一时期的太湖东部还没有发现马家浜文化。如果形象地描述，早期马家浜文化分布区为围绕太湖大半的“C”字形，“C”字形的缺口在太湖东部。

以罗家角为代表的遗存是早期马家浜文化“C”字形分布的东南端，处于特定时间段的文化地理位置。陶釜有三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早期马家浜文化的固有传统形态，另一种同河姆渡文化关系密切，第三种具有罗家角遗存的自身特点，即圆弧腹腰沿釜，圜底，腰沿以多角形居多。

太湖北部的祁头山遗址有不少瘦高体的平底釜。这种陶釜在已经公布的太湖西部材料中十分罕见，复原器中尚未见到祁头山那样特征显著的瘦高体。根据祁头山的年代排序，瘦高体釜晚于体态较矮者。骆驼墩的瘦高体釜口沿残片所在层位比较晚，属于该遗址马家浜文化最晚的第三期 5 段。太湖西部罕见这类瘦高体陶釜的原因值得关注。首先是年代或文化的延续性方面，太湖西部的骆驼墩等遗址同祁头山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是否存在年代的参差与交错。第二是葬俗的差异。祁头山遗址一共发掘了 132 座墓葬，其中应该有 85 座墓葬是随葬陶釜的，各墓 1 件，这是祁头山遗址很重要的特征之一。骆驼墩 I 号墓地和 II 号墓地共发现墓葬 52 座和瓮棺葬 39 座，墓葬大多没有随葬品，现仅公布了 5 座墓的详细资料，仅 M40 随葬 1 件罐形釜。其余均不随葬陶釜，而瓮棺的葬具则是不同形制的平底釜。溧阳神墩的 252 座墓葬，以陶鼎随葬的比例很大，公布详细资料的 8 座墓葬有 7 座随葬陶鼎，而这 7 座中只有 1 座（M170）平底釜与鼎共存。神墩的 16 座瓮棺葬的葬法与骆驼墩基本一样，不同之处是有的以鼎作为葬具。从总体上看，神墩的墓葬晚于骆驼墩。瘦高体釜在太湖南部也十分罕见，在远离祁头山的余杭潘板遗址见到一件。看来陶釜形态在太湖北部祁头山的变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太湖南部的平底釜有相当一部分是多角形的腰沿，如在邱城和吴家埠遗址所见到的

那样。它们同罗家角遗址圆弧腹腰沿釜的相似点一目了然，都使用多角形的腰沿。太湖南部这两个遗址的地理位置更加靠近罗家角，这应该是陶釜形态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可以将这类因素的出现看作是在太湖南部发生的地区性变异。多角形腰沿陶釜在太湖西部就很少见到了，骆驼墩未见，神墩的发表材料中有1件。另外在骆驼墩发现等边多角形口的“豆盘”，同罗家角的“多角沿盘”有所关联。太湖南部流行的多角形风格也被太湖西部有限地接受。

马家浜文化晚期太湖东部的自然环境开始逐渐适合人居，可能发生了规模比较可观的人群迁徙。如果认为腰沿圜底釜系统发端于充满活力的以罗家角为代表的遗存，那么迁徙人群的出发地主要应该来自于太湖的东南部。晚期马家浜文化在太湖东部形成了以腰沿圜底釜为核心的新的文化区。并在太湖北部与马家浜文化的固有传统交汇、融合，形成平底釜与圜底釜短时间共存的比较复杂的文化面貌。

太湖西部，就骆驼墩和神墩已发表的材料未见圜底釜，西溪有1件残器。太湖西部比较难以接受圜底釜的原因可能是比较远的地理距离或差异明显的自然环境，也不排除当地传统的排异性，其根源是马家浜文化发源地可能具有根深蒂固的偏保守的文化心态。太湖西部的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陶鼎的出现，圜底鼎身和平底鼎身共存，偏爱于平底的文化心态被圜底形炊器的实用性所改变。太湖南部除了较早接受了多角形腰沿的形态特征，与太湖西部保持了较多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马家浜文化分布区域的文化差异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太湖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是第一层次的差异，以时间差异为主，空间差异为次。太湖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区域同以罗家角为代表遗存的文化差异为第二层次的差异，为空间差异。太湖西部、北部、南部（不包括以罗家角为代表的遗存）之间的文化差异为第三层次，以空间差异为主、时间差异为次。尽管马家浜文化内存在差异是事实，但是同为一个马家浜文化是我的认识，用苏秉琦先生的话说，就是“同一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个性不同的“诸文化兄弟”。

注 释

- [1] 现在的太湖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而有了今天的环太湖地区，大致区分为东、东南等多个小区域。不过本文因论及相关内容的需要，有时将环太湖地区区分为西部和东部两大地区，在这个意义上，西部地区包括太湖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区域。本文在表述前者时用“太湖东部”、“东南部”等，表述后者时，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 [2] 苏秉琦：《太湖流域考古问题——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苏秉琦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09年。
- [3] 俞伟超：《江阴祁头山遗存的多文化因素》，《祁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